

土族

甘肃民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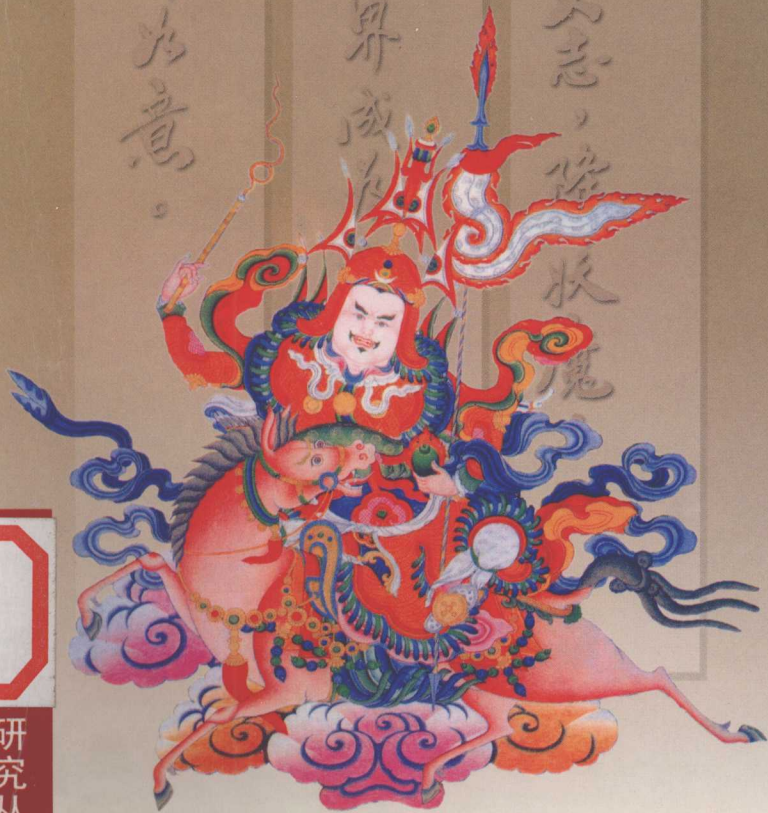
《格萨尔》语言研究

王国明 著

格薩爾系，有文志，格收魔

鑿除暴力，使世界成良

善，豫人民吉祥如意。



I207.9
26

《格萨尔》研究丛书

土族《格萨尔》 语言研究

王国明 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土族《格萨尔》语言研究/王国明著.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4
ISBN 7-5421-0978-2

I. 土... II. 王... III. ①土族语—研究②格萨尔—文学研究 IV. ①H231②I20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7544 号

责任编辑: 王 跃

封面设计: 宋武征

土族《格萨尔》语言研究

王国明 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兰州鑫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5 字数 166 千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421-0978-2 定价: 20.00 元

序言

王兴先

王国明同志多年来和我切磋琢磨，共同抢救搜集、记音对译、整理翻译和解题研究著名土族艺人王永福（更登什嘉）老人说唱的土族《格萨尔》，并在取得显著成果的基础上，开始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现在他撰写的《土族〈格萨尔〉语言研究》这本专著就是一个例证。

1990年11月1日，王沂暖教授给我的《〈格萨尔〉论要》一书写的序言中指出：“……尤其是对土族、裕固族中流传的‘格传’的发掘，成绩最为突出。”这里所指的“格传”是指我1986年开始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寻访土族艺人时发现了黄金山（班旦），曾两次住在他家里笔录了他说唱的土族《格萨尔》，之后写成了《阿布朗创世史》故事梗概。令我痛心的是，黄金山的早逝给我们抢救搜集土族《格萨尔》史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此后，我根据别人提供的线索去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土族群众聚居区朱岔乡寻访到了著名的土族《格萨尔》说唱艺人王永福，并将他的儿子王国明送到中央民族大学我的老师、著名语言学家黄布凡教授门下进行培养，专攻语言学、语音学基本知识，并“掌握了记录天祝藏语和天祝土族语言的音位系统，以使他的记音能够做到有所规范”^[1]。之后，又将国明同志调到西北民族学院《格萨尔》研究所，在我的严格要求下用国际音标原原本本地记录我们录制的他父亲说唱的土族《格萨尔》。

[1] 黄布凡.《土族〈格萨尔〉》上册序言.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6

国明同志记得非常认真，也很辛苦，那几年可以说是夜以继日地工作。经过五年的勤奋努力，终于完成了两大本《土族〈格萨尔〉》上、中册，约253万字，编入了我主编的《格萨尔文库》第三卷。现在国明同志就是依据这个基本材料并结合他的母语研究土族《格萨尔》语言。所以，他的《土族〈格萨尔〉语言研究》一书资料翔实。同时，这也是第一个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格萨尔》的专著，具有开创性。这本书虽然也涉及到了其他方面的问题，但主要还是语言研究。

回顾过去的艰辛，看到今日的成果，我为国明同志的成功而感到高兴；展望未来，我们看到长篇史诗土族《格萨尔》的注音对译，不仅为研究《格萨尔》提供了大量的可靠资料，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华民族和世界各国各民族保留了一份十分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留了一个只有本民族语言而无本民族文字的民族的语言，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学术价值和认识价值就更大了。

我诚恳地希望，国明同志在已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戒骄戒躁，继续艰苦奋斗，为《格萨尔》事业的发展做出新的成绩。

2003年12月18日

前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和深入，藏学研究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作为藏学研究内容之一的《格萨尔》的发掘、研究和出版工作，也在深入、迅速地进行着，如“六五”、“七五”、“八五”连续三次列入国家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的《格萨尔》史诗和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的《格萨尔文库》等，数以百计的研究专著和研究论文陆续发表、出版，这些巨大成绩的取得充分说明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高度重视。近年来我国正加大力度挖掘、搜集、抢救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西部大开发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历史机遇。作为**研究工作者，我们应当充分地把握这一难得的机会。**因为，我国藏族的文化资源丰富，但是挖掘出来的却不多，就拿藏族百科全书《格萨尔》来说，它是我国藏族人民创作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全面反映和记述了古代藏族社会的民族关系、语言、宗教、民俗、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神话、传说等等，内容博大精深，被列为世界八大著名史诗^[1]之一。它的流布广泛，对其他周边的兄弟民族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并且在流传过程中与其他民族的社会生活和传统文化相交融，形成了各具他民族文化特质的《格萨尔》，纷葩烂漫，各呈异彩。

土族《格萨尔》，就是在藏族《格萨尔》的深刻影响下而产生

[1] 世界八大著名史诗：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国的《玛纳斯》、《江格尔》和《格萨尔》。

生的一部以韵散结合体形式说唱的长篇史诗。《格萨尔》自从传入土族之日起，虽在韵文方面保留了它原来的特色，但在一代一代的民间艺人们的传唱过程中，藏语唱词越来越趋于简单化，同时，唱词中的藏语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土族语的影响。而且，在藏语唱词中仍然保留着许多藏语的古音和古词，甚至是原始的发音，只是在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上越来越接近于土族语的发音。这就是我在整理、研究土族《格萨尔》时，将其中的藏语和土族语严格、准确地用国际音标记音的原因之一。这本《土族〈格萨尔〉语言研究》也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

从 1994 年至今，为了抢救民族文化瑰宝——土族《格萨尔》，我几乎牺牲了所有的公休和节假日，从搜集到整理、翻译，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由于说唱土族《格萨尔》的著名土族民间艺人更登什嘉（即我的父亲）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对搜集、录音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但为了能够尽早地完成这项伟大而又艰巨的工程，父亲不顾年迈多病，密切配合，细心传授，我也总是利用寒假和暑假耐心请教、认真记录。这期间我可以说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分别于 1996 年、2000 年约 253 万字的《土族〈格萨尔〉》上、中册出版问世了。

《土族〈格萨尔〉》出版以后，得到了国内外学者和专家们的高度重视。第一任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国际著名学者、中国民间文艺学家贾芝先生在《土族〈格萨尔〉》中册的序言中指出：“土族《格萨尔》，描写的竟是另外一个世界：主角格萨尔王不再是神，而是一心为解决人民群众有饭吃、不挨饿的人世英雄，是远古原始社会时代由群众推举的一个国王，多么有趣！我们面前好像是一篇美丽的童话……”“土族《格萨尔》显然自有她的独特故事内容。”“它不仅对不识原文的专家学者提供了方便，而且为文学专业的教学及国际学术交流提供

了宝贵的科学精品，可以说，这是具有经典性的科学版本。”长期从事藏族文化书籍出版的王振华编审在《中国图书评论》杂志上撰文评价说：“该书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赞许和首肯，特别是在第四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博得了与会国内外专家学者们的高度赞誉。”语言学家黄布凡教授指出：土族《格萨尔》的“价值不仅仅反映了藏族英雄史诗流传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是研究藏族《格萨尔》在不同地区变体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土族人民的历史、社会、民俗、文学和语言的珍贵资料。土族《格萨尔》是藏、土两族人民文化交融的结晶，是土族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在语言学上它还有特殊价值，是研究土族语言、藏语方言和双语相互影响的宝贵材料”。

以上均为几位老前辈和学者们对土族《格萨尔》的首肯，也是对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们的鼓励和鞭策。经过几年的努力，我虽然在土族《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和翻译过程中取得了微薄的成绩，但离时代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在今后的学习和研究当中，我将再接再厉，尽我所能，一如既往地做好土族《格萨尔》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工作，为祖国的民族文化事业做出贡献。

王国明

2002年12月12日

目录

第一章	引论	(1)
第一节	土族人口的分布和语言的使用情况.....	(1)
第二节	土族语方言土语的分布和差异情况.....	(2)
第二章	土族《格萨尔》的研究历程	(10)
第一节	土族《格萨尔》的说唱程序、形式和内容	(10)
第二节	土族《格萨尔》的研究历程.....	(13)
第三章	土族《格萨尔》产生的历史背景	(18)
第一节	从土族族源来看.....	(18)
第二节	从土族《格萨尔》的内容来看.....	(29)
第四章	土族《格萨尔》在语言表现 形式上的特殊性	(31)
第一节	土族《格萨尔》所体现的语言观.....	(31)
第二节	土族语与藏语是土族《格萨尔》中的 共同语.....	(38)
第三节	土族语与藏语是从事土族《格萨尔》研究的 必要工具.....	(44)
第四节	土族《格萨尔》是研究土族语与藏语的 源泉和土壤.....	(46)
第五章	《格萨尔》语言调查方法	(52)
第一节	土族《格萨尔》语言调查方法.....	(53)
第二节	土族《格萨尔》调查手段.....	(53)

第六章	土族《格萨尔》中土族语语音的分类	(57)
第一节	元音的分类	(57)
第二节	辅音的分类	(68)
第三节	音节结构	(75)
第四节	重音	(79)
第七章	土族《格萨尔》中藏语语音的分类	(81)
第一节	元音的分类	(81)
第二节	辅音的分类	(87)
第三节	音节结构	(101)
第四节	重音	(102)
第八章	土族《格萨尔》中土族语与藏语语音的对比研究	(103)
第一节	元音	(103)
第二节	辅音	(109)
第三节	音节	(113)
第四节	音节结构	(116)
第九章	土族《格萨尔》中的词汇和语法	(118)
第一节	土族《格萨尔》中土族语的词汇和语法	(123)
第二节	土族《格萨尔》中土族语与藏语词汇的构词和运用特点	(149)
第三节	土族《格萨尔》中土族语与藏语词汇的变异形式及其特点	(155)
第十章	《格萨尔》中的亲属称谓	(168)

第一节	土族《格萨尔》中的土族语亲属称谓	(168)
第二节	《格萨尔》中藏语的亲属称谓.....	(174)
第十一章	土族《格萨尔》语言基本词汇和 语法的调查方法.....	(183)
第一节	土族《格萨尔》语言基本词汇调查	(183)
第二节	土族《格萨尔》语言基本语法调查	(188)
参考文献		(219)
后记		(221)

第一章 引论

第一节 土族人口的分布和语言的使用情况

土族人口共有十九万多，主要聚居在青海省的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县、大通县，还有一些散居在青海省其它一些县乡和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以及永登、临夏、卓尼等一些县乡。土族自称为“maŋ q o l”（蒙古、察汗蒙古尔、蒙古勒、蒙古尔），由于这个自称与蒙古族对土族的称谓完全相同，所以，土族内部又把自己称为“tchə qaan maŋ q o l”，意为“白蒙古”，而把蒙古族称做“ha ra ma ŋ q o l”，意为“黑蒙古”，把裕固族称做“cə ra maŋ q o l”，意为“黄蒙古”。据土族老人们讲：土族《格萨尔》中有黑帐王、白帐王和黄帐王三大王系，“黑蒙古”就是黑帐王的后裔，“白蒙古”就是白帐王的后裔，“黄蒙古”就是黄帐王的后裔。

土族除了居住在大通县的已经转用汉语外，其余大多数仍以自己的本民族语言作为交际工具。也有些人兼通汉语和藏语。土族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它和同语族的蒙古语、达尔语、东乡语、保安语、东部裕固语在语音上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在词汇上有很大数量的同源词，在语法上大部分也有共同的语法范畴及同一来源的语法形式，造句法也与上述语言基本一致。

在同语族当中，土族语与东乡语、保安语和东部裕固语比较接近，词的重音落在末尾的一个音节上，保留着一些古音和古词，吸收了大量的汉语和藏语的借词，语法形式简单而表示的意义多、范围广。在语音方面，有较多的复元音和成套的复辅音，而且保留着词末尾的短元音，较多地失落了词首音节里的短元音。在词汇方面，由于许多词首音节里的短元音失落，使词的音节数目产生相应的变化，凡失落了元音的词都少一个音节，因而这些词的语音形式、音节数目比同语族的其它语言有所减少；较多地保留着古词；藏语借词比较多；还有个别词的构词方法、意义和用法也有自己的特点。在语法方面，具有特殊的复数附加成分；复数第一人称代词没有排除式和包括式的区别，复数第一人称代词和第二人称代词没有独立的词干，而在非独立词干上加复数附加成分表示；静词作谓语时一般都借助于判断语气助词。上述这些特点在以后的章节中还要重点讲述。

第二节 土族语方言土语的 分布和差异情况

语言的分化和统一是语言发展的两个基本过程。在语言的历史发展中，既有语言和方言的差别或数量增多的现象，也有数量减少的现象。分化和统一是语言功能发展的重要方面，同时在结构系统的变化上也得到具体表现。分化是指同一语言的各个方言之间或者有共同来源的亲属语言之间差别扩大以及数量增多的过程。

这里所说的方言首先是指地方方言。地方方言是在许多世纪里逐渐形成的。形成方言的历史原因有：

1. 部落的分裂或合并;
2. 由于战争、屯兵或其它原因造成的人口迁移;
3. 由于与其它国家或民族毗邻而引起的语言混合;
4. 由于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带给语言的影响, 等等。

语言的统一过程情况比较复杂, 它可以是方言和亲属语言的接近, 也可以是异族语言的融合和混合。从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 语言统一的主要形式有两种:

1. 方言集中为民族共同语;
2. 不同语言的融合。

土族语的形成和发展也不例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土族语内部又分化为互助、民和两大方言。两个方言差别较大, 分别操这两种方言的两个人相遇时, 互相通话有一定的困难。互助方言受藏语的影响较大, 新名词术语一般都借自汉语。汉语是现代土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主要源泉。民和方言受藏语影响较小, 受汉语的影响较大。两个方言的发展趋势是逐步接近, 这是因为基本词汇同源, 新名词术语也都借自汉语。在语音上两个方言都有自己的特点。互助方言有一个唇齿清擦音 [f] 音位, 而民和方言有一个小舌吐气的 [k] 音位。这两个音位各自都同对方的 [h] 音位相对应。另外, 互助方言以 [r]、[l] 收尾的音节, 在民和方言中合并为一个儿化音。例如: 互助方言的“qar”(意为“手”)、“qal”(意为“火”)和“kar”(意为“房子”)等在民和方言中是“qar”、“qar”和“qar”等等。两个方言在语音上的另一个特点是互助方言的元音分长元音和短元音两组, 而民和方言只有短元音, 没有相对的长元音。土族《格萨尔》主要是以互助方言说唱的, 所以, 土族《格萨尔》语言研究主要也是以互助方言为主。下面就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

面说明两个方言的主要差别。

一、语音方面

互助方言的元音分长短，民和方言的元音不分长短。互助方言的同一对长短元音在民和方言里的读音跟互助方言的短元音相同。例如：

互助方言	民和方言	
thaata	thata	近
fəuuta	xuta	袋
tiesə	deso	绳子
qataa	qata	岩石
thootsə	thosə	油
ti ɛ l	ter	衣服

民和方言也有复辅音，但比互助方言几乎少一半，而且这些复辅音跟互助方言相当的复辅音相比较，出现频率也小。

民和方言中的辅音“q”（小舌送气清塞音）在多数情况下与互助方言的“x”相对应。例如：

民和方言	互助方言	
qaura-	xauura-	脱(皮)
qolo	xoolo	喉咙
qura	xuraa	雨
qaluŋ	xalaŋ	热

互助方言的辅音“tɕ”、“tɕh”只出现在借词里，“ɕ”不出现在固有词的元音前面。民和方言的“tɕ”、“tɕh”既出现在借词里，也出现在固有词里，“ɕ”能出现在元音前面。民和方言固有词里的“tɕ”、“tɕh”、“ɕ”分别同互助方言的“tɕ”、“tɕh”、“ɕ”相对应。例如：

民和方言	互助方言
------	------

tʂau	tʂauu	咬
tʂhardzə	tʂhaaltʂə	纸
ʂe	ʂe	尿
tʂhina	tʂhə naa	煮
mo ʂi	ma ʂə	读

辅音“f”在民和方言中只出现在借词里，在互助方言中既可出现在借词里，也可出现在固有词里，而出现在固有词里的“f”跟民和方言的“x”相对应。例如：

互助方言	民和方言	
fə lan	xu laŋ	红
fə lə	xu lu	犁(地)
fə n e	xu ni	烟
foo tə	xotu	星

互助方言“r”出现在音节末时仍读颤音“r”，在民和方言中则读为“ɹ”，并使前面的元音卷舌化。

“m”在互助方言里既可出现在音节开头，也可出现在音节末尾；民和方言则只出现在音节开头。互助方言音节末尾的“l”在民和方言一律变读为“r”，“m”变为“n”或“ŋ”。例如：

互助方言	民和方言	
qal	qar	火
xal qa	xarqa	手掌
sam	saŋ	梳子
nam thar	nanthar	历史
xu rom	qu raŋ	婚礼

互助方言中的“ə”出现率比民和方言大得多，跟民和方言的“i”、“u”、“ə”、“e”等对应。例如：

互助方言	民和方言	
tʰə	tʰhi	你
xo rə	qu ru	指头
tha nə	tha ni	认识
khə tə	khe tu	几个
tʰhaal tsə	tʰhar dze	纸

二、词汇方面

互助方言的汉语借词比民和方言少，但藏语借词比民和方言多。

在民和方言中使用的固有词或借词，不一定在互助方言中都使用。反之，在互助方言中使用的固有词或借词，也不一定就在民和方言中使用。所以，两个方言在词汇上又有以下几方面的差别：

(一)在互助方言中使用的固有词，在民和方言中则使用汉语借词。例如：

互助方言	民和方言	
sun	naitsi	奶子
səuu lə	tʰshuan li	穿(针)
xam naŋ	nian tʰa	娘家
aa tal	ʂən xo	生活
tʰi tor	ban	绊

(二)在互助方言中使用的汉语借词，在民和方言中则使用固有词。例如：

互助方言	民和方言	
tsəu rə	tʰsu bu qa	枣
run	o tan	绒
faar	ar qa	办法